

內地央企監管導向大幅調整

內地央企自國資委成立後，各項監管政策就處於不斷的釐定和調整之中，而在過去兩年的在國內經濟過熱國際金融危機等因素衝擊之下，各項基本經營方式和管理方式也不得不進行應對性修正。而2010年8月份的國資委換帥(自國資委成立即為一把手的李榮融退休，王勇接任)則將各項宏觀環境變數和監管實踐經驗，投射到國資委的政策導向調整之中。

由此，近一年來，國資委關於暫停產業擴張運動，淡化「國進民退」；警示海外冒進，控制投資風險，與李榮融主政時期國內經濟快速擴張、強調央企重組做強，外匯充足推動央企「走出去」不同，國資委新掌門王勇更強調謹慎監管，對於國資委此前一直大力推動的幾項央企發展方向性政策，進行了不同程度的調整和修正。

央企重組效果再考量

鑑於央企歷史上形成的條塊分割、強弱分化和產業重合，在2003年國資委成立之時，即明確提出要推動央企重組整合，要將當時接近200家央企整合到80到100家，並給出了明確的時間表。此後，對於央企重組的推動，成為了國資委重點工作之一，而此後的重組新聞也成為輿論關注央企發展的重要切入點。

就其距卸任之前一個月的2010年7月23日，李榮融還在中央企業負責人會議上指出，要以組建國新資產管理公司為契機，加快中央企業重組和調整，年內把央企由125家調整到100家內。而一年之後的今天，國資委管轄的央企仍定格於120家。一度波瀾壯闊的央企重組整合，已經偃旗息鼓。新的導向性語言是：數量不是最關鍵的，品質和效益更重要。



■最能說明央企海外併購錢多人傻的案例就是中國鋁業併購力拓的三部曲 (彭博圖片)

從已經進行了重組的各個央企整合效果來看，恐怕除了把原本龐大的央企搞得更加為臃腫之外，實質上的資產管理提升和管理整合效果並不明顯。央企重組的現實版本經常形式上轟轟烈烈重組後，依然分灶吃飯分開管理，各幹各的。甚至出現了個別央企重組後雙方衝突太大，解除重組的事例。

另一方面，長期以來各界對於央企壟斷資源、壓制競爭的批評不斷，央企中即使被認為較為弱小的企業，也是少則幾十億的資產規模，與央企巨頭的萬億資產規模固然無法相比，但是與一般民企相比，仍是財大氣粗不可一世，再加上其背後總有形形色色的政治資源可以依靠。因此，在無法分解央企增加市場競爭的情況下，至少可以不拼合以避免損壞競爭。

海外大躍進連番受挫

與央企重組的邏輯思路一脈相承，國資委成立後一直推動央企走出去，到世界市場競爭，並把成為世界一流企業定為央企發展的目標，並以此作為推動央企重組做大，反駁國內輿論壟斷指責的依據。而自2008年金融危機始，大批央企企業紛紛進行海外併購。

但是這一併購浪潮是在依託國內外匯

儲備過剩，央企壟斷利潤畸高的基礎上，而非其自身產業發展和管理延伸的正當需求。

最能說明央企海外併購錢多人傻的案例就是中國鋁業併購力拓(Rio Tinto)的三部曲。2008年1月31日，中鋁聯手美國鋁業，動用140.5億美元收購力拓倫敦上市公司12%股份，成為力拓單一最大股東，成功阻擊國際礦業巨頭必和必拓(BHB Billiton)對力拓的合併計劃。2009年2月12日，中鋁再度宣布以195億美元現金入主力拓，但此時力拓依已經逐步走出了金融危機的低谷，從而不需要中鋁的資金支援，因此最終還是拒絕了中鋁。

而最為反諷的是，高歌猛進的中鋁遭遇產業周期低谷，此後連續兩年掙扎在巨額虧損之下。如今，國內輿論開始更多地審視央企海外大躍進帶來的風險。過去幾年的數個曾被視為標桿的海外項目，近來相繼爆出巨額虧損。今年初，國資委即表示，境外資產的監管對於國資委來說是一個新課題。

今年6月下旬，國資委更連續出台兩個檔：「中央企業境外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暫行辦法」和「中央企業境外國有產權管理暫行辦法」。這意味着，央企的海外擴張進行收縮監管階段。

即使在內地本土和各自產業內部，曾經縱橫捭闔的央企們，也結束了多年的高歌猛進，面對來自內部管理和經濟效益的多重挑戰。

因此，國資監管的導向，可能要更多從企業經營管理實際出發，而不再過多強調宏圖大計。也許，有一天沒有了國資委的導向政策，央企的發展才能更為市場化一些。或者，如果有一天，沒有了央企的概念，只有中國企業的概念，中國經濟發展會更具有生機，所謂的國際競爭力也會更強。

李元莎為美國麻省大學商學院助理教授
何順文為澳門大學副校長兼教授